

藏缅语的分类和白语的归属

吴安其

【提要】 印欧语以形态和语音的历史演变为谱系分类的依据。原始藏缅语应是一种以缀加前缀为主要形态手段的语言。在原始藏羌—彝缅语中古前缀音节演变为前缀辅音，彝缅语中古前缀辅音消失。形态和语音的历史演变应是藏缅语分类的依据。白语的声调是以元音分松紧发展起来的，声母的清、浊和浊送气等是其进一步分化的条件。白语有上古末期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汉借词。从语音和语序的历史看，白语应是彝缅语的一支。

语言可用类型、地域和谱系三种分类法分类。类型学根据语言共时的语音或形态的特征进行分类，地域分类法依据语言的接触关系产生的共性分类，谱系分类是在追溯语言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工作。谱系分类把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放在一起说明它们都是来自古代的原始语。18 世纪开始，由于一代又一代语言学家的努力，经历了一百多年才建立起印欧语系。谱系理论的提出至今也已有一百多年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以新的理论基础支持了谱系理论，谱系分类法在今天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分类法。谱系分类以语系—语族—语支—语言—方言等逐级的分类法来表示亲属语的发生学关系。

一 谱系分类的原则

1786 年 W. 琼斯根据梵语和希腊语、拉丁语、古英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方面显示出系统的相似情况认为这决不是偶然的，这些语言一定出自同一原始语，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原始印欧语。印欧语最初以“一百”的读音为标志分为 K 类和 S 类。进一步的分类，如日耳曼语族的建立以大约为公元前 500 年发生的西部语群，即 K 类语言的一次分化为依据。原始日耳曼语的辅音发生了系统的变化，不送气清塞音 p、t、k 变为送气音，浊送气的 bh、dh、gh 变为浊塞音，浊塞音 b、d、g 变为清音。罗曼语族以其与古拉丁语的形态比较为依据。印度—伊朗语族的建立以梵语和伊朗语的古文献为依据，东部的语言，即 S 类语言在语音和形态上与 K 类语言比较有它们自己的共同的特征。^① 印欧语不同语族的分立是以诸语族语言历史上的语音和形态的共同特征，即语族原始语的共同特征为依据的。

语言同源关系的论证和谱系分类研究都是依据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对不同的语言进行比较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年。

研究的基础上对语言历史作出的解释。语言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追溯的语言史已远远地超出了史料所记载的历史。在印欧语研究中建立起来的历史语言学现在仍然是研究语言历史的主要理论依据。

以历史语言学的眼光看来,亲属语和方言没有本质的区别。今天的亲属语就是古代的方言,今天的方言也可以看作是不同的亲属语。我们都承认语言是一种系统,自索绪尔以来没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语言的系统性还表现在语音、语法和词汇的各个方面。就语音系统来说,有音位系统、声韵系统(有音节声调的语言表现为声韵调系统)、音节系统和音节的节律等。20世纪下半叶的后结构主义关于自组织系统的思想萨丕尔在他的《语言论》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述。语言的语音、语法系统各自相对独立的演变已为许多语言事实所证明。语言历史年代学说明语言核心词的衰变是有规律的,同出一源的两种方言一千年之后保存下来的同源核心词的词根相当于方言自身二千年后所保留的。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语音、语法形态和词的变化又是相互关联的。语言内部不同的系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词的同源关系表现在语音和语义相关的对应上。亲属语的同源关系常常利用这种相关来说明。词的形态又与语音结构的演变相关。

与语音和形态历史相关的同源词是发生学关系的重要证据,如 A. 梅耶在《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所提供的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和亚美尼亚语(亚尔明尼亚语)数词同源关系的论证是一种经典的方法。语音和形态的历史演变是谱系分类的主要依据。汉藏语的分类中汉语和苗瑶语族的分类是以语音的历史演变特征为依据的。李方桂先生最早提出划分汉语方言的语音条件。丁邦新先生说明:“以汉语语音史为根据,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用晚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分次方言,用现在平面性的条件区分小方言。”^① 王辅世、毛宗武先生以古鼻冠塞音声母的演变特征为苗瑶语谱系分类的依据。^② 梁敏、张均如先生曾绘过一幅很直观的“侗台语族谱系图”,并根据核心词的同源情况说明仡央语群应是侗台语族的一个语支。^③ 李永燧先生也是依据中国境内藏缅语族语言核心词的词根同源情况和形态的历史渊源关系说明缅彝语的关系。^④ 在汉藏语的分类中,尤其是藏缅语的分类中常见到一些学者把亲属语的共时特征作为建立语支和解决语言归属问题的证据,看来这些学者并不了解谱系分类的原则。

二 藏缅语分类的依据

考古发掘和汉藏语的关系表明距今五、六千年前汉语和藏缅语在黄河流域地区已成为不同的方言,汉语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藏缅语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商时,汉语已分布到今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地区。从殷商甲骨卜辞所记录的汉语看,词序已有固定的格式。到了汉代汉语已成为典型的分析形态的语言。大约距今四千多年时古藏缅文化已经南下进入四川。古藏缅文化从黄河的中上游是一波又一波地南下,这代表着古藏缅语的传播也是如此,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藏缅语的历史分布。原始藏缅语应是一种以缀加前缀为主的粘着

① 丁邦新:《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年。

② 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③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④ 李永燧:《羌缅语群刍议》,《民族语文》1998年第1期。

形态的语言。分布在南亚地区的藏缅语自从离开黄河上游地区之后则较少与北方的藏缅语及汉语接触。试比较下面的一组汉语和藏缅语词：^①

	太阳	月亮	叶子
汉语	* nit(日)	* zak(夕) ^②	* lap(叶)
藏文	ni ma	zla ba	lo ma
阿昌语	ni ³¹ mo ³¹	pha ³¹ lo ³¹	a ³¹ xzɔ ⁵⁵
纳西语	ni ³³ me ³³	xe ³³ me ³³	phi ⁵⁵
景颇语	ŋan ³³	ʃa ³³ ta ³³	lap ³¹
独龙语	nam ⁵³	su ³¹ la ⁵⁵	lap ⁵⁵
卢舍依语 ^③	do-nyi	po-lo	an-ne

以上藏文记录的古藏语的3个词的词根都已失去塞音尾。*-ma和*-ba是藏缅语古老的名词后缀,可能它们原来与词根的结合较紧密,使词根的塞音尾脱落。后起的*-mo、*-pa等没有这种作用。“日”藏缅语的词根应是* nit,如藏文“白天”nin mo的nin应是* nit的*-t尾被后面的*-m同化的结果。从《诗经》等先秦的材料中还可看到上古汉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常常带有前缀音节,或称为词头,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中已有说明。今天的景颇、那加、博多等不同语支的语言仍保留着原始藏缅语构词或形态上的这种方式。汉语的“夕”* zak可能是藏缅语借词,“夜”上古音* lak是从* zlak这样的读法中滋生出来。“月亮”,阿昌语和卢舍依语是古* pə-前缀,景颇语和独龙语为古* sə-前缀。藏文的z-应为<* s-。汉语和藏缅诸语这3个词的同源情况不必再多说。“月亮”藏缅语的不同方言中最初应有* pə-lak、* sə-lak这样的不同说法。现在的藏缅语中见到较多的是第一种说法。古藏语中把前缀* sə-的音节紧缩为前缀辅音。数词中也有这种情况

	一	二	三	四	五
藏文	gtɕig	gn̥is	gsum	bzi	lɕa
羌语	a, tɕi	ɣnə	kh̥si	gɕə	ɕua
白语	a ³¹	kō ³³	sā ⁵⁵	ɕi ⁴⁴	ŋv ³³
景颇语	lā ⁵⁵ ŋai ⁵⁵	lā ⁵⁵ khoŋ ⁵¹	mā ³¹ sum ³³	mā ³¹ li ³³	mā ³¹ ŋa ³³
那加语 ^④	khatkha	khani	khathum	mati	phaŋā
卢舍依语	a-tél	a-nyi	a-ŋum	a-pi	a-ŋo

我们看到不同的语言变换着数词的前缀。卢舍依语境外学者将其归于库基—那加语支,“三”和“四”的读法仍可与古藏语比较。古藏缅的g-、b-前缀在那加语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原始藏缅语前缀音和词根构成的双音节节律在景颇和那加语支的语言中仍保留着。顺便说一句,白语的“一”和“二”与羌语的“一”、景颇语的“二”可能分别有渊源关系。

① 下文所引藏缅语材料未加注说明者分别引自《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P.K.本尼迪克特著《汉藏语言概论》(J.A.马提索夫编,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民族研究所语言室,1984年)。

② 甲骨卜辞假“月”为“夕”,应读音相同。
 ③ A Dictionary of the Adu-Miri Language, J. Herbert, Lorrain, 1907.
 ④ Tangkhul Naga Grammar and Dictionary with Illustrative Sentences, Rev. W. Pettigrew, 1979.

那加语“一”又为 akha, khatkha 中为了保持双音节的节律让词根紧缩成-t-。古藏语“眼泪” mt̕ei ma 的词根 mt̕ei < mig t̕ehu。现代景颇语双音节节律常常把多音节复合词缩成两个音节的词。^① 节律的作用由此可见。藏语中有以 *r- 辅音前缀, 试比较下面的这一组词:

	贼	脚	肋骨	尾巴	黄鼠狼
藏文	rku ma	rkoŋ pa	rtsib ma	rŋa ma	sre mo
错那门巴语	kyn ⁵⁵ ma ⁵³	le ³⁵ m̥e ²⁵³	kep ⁵³	khle ²⁵³	—
纳西语	ɕi ³³ khv ³³	khw ³³	xo ²¹	mæ ³³	fɪv ⁵⁵ lɑ ³³
白语	—	ko ⁴⁴ le ³¹	kuɑ ⁴⁴ pi ⁵⁵ tsɿ ³³	ŋa ³³ tu ⁵⁵	su ³³ lo ⁴²
景颇语	lɑ ³¹ kut ³¹	mɑ ³¹ lat ³¹	kɑ ³¹ ʒep ³¹	mai ³¹	mɑ ³¹ lat ³¹
那加语	khale	phei	ārāp-	ākham̐ei	kharei(松鼠)

本尼迪克特曾论述过藏缅语有 *r- 前缀, 景颇语用 lə- 来代替。^② 古藏语的 *r- 前缀应有两个来源, 一是古前缀 *rə-, 与景颇语一些词中的 lə- 有对应关系。如“贼”藏文又作 rkun po, 古词根当为 *kut。那加语加上 kha- 前缀, 丢失 *kut, 只留下 le。古藏语另一些词的 *r- 应是后起的。它可能是原词根中的 *r- 被移到词首, 也可以是前一个带 *r- 辅音的音节紧缩的结果。“肋骨”景颇语的 ʒep³¹ < *r-。^③ 景颇语的 ʒep 与那加语的 rāp 有同源关系。藏语“肋骨”的 r- 应来自词根。“脚”卢舍依语 ale, 可与景颇语的词根 lat³¹ 比较。白语大理方言读作 ko⁴⁴le³¹, 其他方言读 ko⁴⁴。ko⁴⁴le³¹ 当为古复合词。le³¹ 与景颇、卢舍依语的“脚”有同源关系。古藏语 rkoŋ 的前缀 *r- 应是 *lə- 紧缩的结果。藏语的 rkoŋ 可与加罗语 rikiŋ, 迪马萨语 ruguŋ 比较。这两种语言中仍为双音节词。加罗语 (Garo) 和迪马萨语 (Dimasa) 都是分布在印度的博多语支 (Bodo-Garo) 的语言。“尾巴”错那门巴语 khle²⁵³ 的 le²⁵³ 可与兰坪普米语的 m̐e¹³ɕie⁵⁵ 的 ɕie⁵⁵, 土家语 lie²¹phoŋ³⁵ 中的 lie²¹ 比较。

“黄鼠狼”景颇语的词根 lat³¹ 可与白语的 lo⁴² 比较。古藏语的 sre 和白语的 su³³ 应有相同的来源。前面关于“月亮”的比较中已经谈到藏语的 *s- 与景颇语的 fɑ³³ 是同源的前缀。

藏语和景颇语代表着藏缅语中两种不同历史类型的语言。藏语的名词和形容词多加词尾, 景颇语多用带弱元音的前缀。这种类型的差别是藏缅语较早时期的历史演变造成的。藏缅语分化后, 原始藏羌—彝缅语向加词尾的方向发展, 前缀音节往往紧缩为前缀辅音。前缀辅音在古藏羌语支和彝缅语支的语言中分别为两种情况。原始藏羌语中原来用来标志词类的前缀音节紧缩为前缀辅音, 其功能已为后缀音节所替代。动词词根前有语法意义的前缀辅音仍是活跃的。在古彝缅语中 *s- 这样的使动前缀也渐脱落, 用屈折或分析形态的方式来表示。景颇、那加、博多语支的语言仍保留着原始藏缅语的以前缀音的缀加为主要手段的形态。

原始藏缅语分化以后才有的语音演变是塞擦音的出现、小舌音在一些语言中的消失和音节声调的产生。塞擦音一千多年前的古藏语中已有两套。秦汉之前的北方古藏缅语中已经出现塞擦音, 汉语的“草”“炒”“𪗇”等当为藏缅语借词。^④ “盐”藏文 tshwa, 彝语 tsho²¹ (南华)、

① 戴庆厦:《景颇语单纯词在构词中的变异》,《民族语文》1995 年第 4 期。

② P.K. 本尼迪克特:《汉藏语概论》,第 114 页。

③ 吴安其:《汉藏语的渊源和历史分期》,《中国民族语言论丛》(2),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年,第 44 页。

④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问题研究》,《民族语文》1996 年第 2 期。

tsha²¹bo³³(巍山),独龙语 sw³¹la⁵⁵,达让僂语 pla³⁵,拉祜语 a³⁵le²¹,博嘎尔珞巴语 olo,卢舍僂语 a-lo。“孙子”藏文 tsha bo,彝语 li⁵⁵ po⁵⁵(南华)、ʔ l²¹pa²¹(巍山),独龙语 pu³¹ li⁵⁵,格曼僂语 lui⁵³,基诺语 a⁴⁴li⁴⁴。由于藏文有 *pl-这样的音位空缺,我疑心古藏语 tsh-可能是 < *pl-。今天的博多语中仍没有塞擦音。藏缅语的小舌音主要保存在彝语和羌语等中。^①彝语较早出现音节声调,克伦语、白语、彝语等声调发生的基础是元音分松紧。缅语的声调与克伦语的有对应关系。^②这种对应关系应是古代某一时期有相近的音节结构的缘故。

藏缅语的谱系分类可以以它们的语音历史演变为依据。藏缅语不同的语言的形态演变与它们的语音演变有一种相关关系。景颇、那加、博多等语言仍保存着藏缅语较为原始的粘着形态的形式。^③藏羌、彝语多数已成为分析形态的语言,只有少数在粘着和屈折形态的方式上走着自己的道路。藏语和两种门巴语“动词的某些语法范畴用屈折形态表达,如体、式、使动态。也有用助动词或其他虚词等形式表达的”。^④孙宏开先生在谈到藏缅语人称代词格的形式时说明:“当我们仔细地观察和分析了这些‘格’的形式和历史来源后发现,它们都是和历史上作为黏附形式的‘格’后附成分有密切关系。”^⑤藏缅语中这种现象很普遍。白语人称代词的主格和所有格也用这种屈折形式来区别。据目前的研究看上古汉语中没有藏缅语的这种格形式。

藏缅语的谱系分类也可参考它们核心词同源词根的情况。藏语与羌语、缅语、景颇语、那加语一百核心的同源数分别为 42、32、24、22。缅语与景颇语、那加语、克伦语的核心词同源数分别为 25、15、35。^⑥景颇语、那加语与藏语和缅语比较同源的核心词根保留下来的较少,我们可以套用语言历史年代学的公式估计它们的分化年代。根据以上的研究,藏缅语族的语言可分别归为藏羌、彝语、景颇、那加和博多 5 个语支。

梅耶曾这样说:“至于词汇,那是语言中最不稳固的成分。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使词趋于消失,而代之以一些新词。土著的词汇里面所加入的新词会和旧有的一样多或者更多:比方在英语的日耳曼语词汇中,就加入和日耳曼语的成分一样多的拉丁语和法语的成分。有时甚至整个词汇所属的语系和形态所属的语系不同:亚尔明尼亚的齐干语(Tsigane)的形态和语音完全是亚尔明尼亚语的,而词汇却完全是齐干语的。”^⑦不过我们看到白语的词汇并没有空洞化到只有汉借词,仍保留有相当数量的藏缅语词。而目前藏缅语的分类中常见到利用基本词汇“同源”的比例数来划分方言或决定语言的归属。这种方法是未经严格论证的。本尼迪克特先生还认为汉藏语的比较中“词汇是主要的,形态和句法是次要的”。^⑧

① 参见《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导论”部分,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羌语支”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② P.K.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第159页。陈康:《论彝语支声调系统的发生与裂变》,《民族语文》1997年第1期。

③ 孙宏开在《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1992年第5期)中已提到:“凡是黏着形态丰富的语言,一般说它在各方面都是保留藏缅语中古老成分较多的语言。”

④ 孙宏开:《论藏缅语的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1992年第5期。

⑤ 孙宏开:《论藏缅语的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续)》,《民族语文》1992年第6期。

⑥ 博多语的核心词与缅语、景颇语同源的占30%和27%左右,与那加语的占25%左右。

⑦ A.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8页。

⑧ P.K.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第2页。

本尼迪克特 40 年代的汉藏语分类中把白语归入汉语族。50 年代和 60 年代罗常培、傅懋勳、徐琳、赵衍荪先生先后都把白语归入彝语支。^① 戴庆厦、刘菊黄、傅爱兰 90 年代论文中把白语归入藏缅语南部语群,这个语群分为缅彝、土家和白 3 个语支。^② 马提索夫在 1997 年的汉藏语国际研讨会上仍将白语归入藏缅语,自成一语支。^③ 郑张尚芳先生在 1999 年的论文中表示了与本尼迪克特相同的意见,认为“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④

白语的系属,首先要讨论的是属于藏缅语族还是汉语族。如果两种语言或一组语言是从古代的一种语言中分化出来的,或者说它们曾经是相近的方言,它们就有亲缘关系。比较研究的理论依据是结构主义的语言历史观,即语言的系统,语音系统和形态的来源是单一的。^⑤ 应该说,以语音为代表的语言的结构从古到今是逐渐演变而来的,不是不同的系统混合出来的。白语的语音与彝语的较为接近,与彝语一样有松紧元音的对立,鼻音尾正在逐步消失。白语的元音松紧、声母清浊是声调的伴随特征,如同 -p、-t、-k 是中古汉语和闽、客方言入声的伴随特征那样。

(1) 白语语音的历史演变

白语剑川方言有 8 个声调,4 松 4 紧。55 调有松紧两种,紧的 55 调是由于汉借词后起的,用来表示现代汉语去声借词,这一点《白语简志》已经说明。^⑥ 松调中的 35 调碧江方言中对应的为紧调类,主要读作 21 调。如剑川方言读作 35 调的入声汉借词“席”“笔”“国”“觉”“业”“失”“法”等字碧江方言中都读 21 调。这些都是近晚的借词。固有词中较少读 35 调的,如 γu^{35} “来”、 α^{35} “不”(或读作 α^{31} 与碧江的 α^{42} 对应)。可以考虑剑川的 35 调也是后起的。剑川方言松的 55、33、31 和紧的 44、42 和 21 调的发生无疑与元音的松紧有关。

剑川方言 33 和 31 调音节的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可变读为浊的,碧江方言的对应声母都读作浊的。^⑦ 中古入声汉语浊塞或浊塞擦音声母老借词一般读 42 调,清的读 44 调。剑川话 21 调固有词有的声母为可读浊送气。如 ke^{21} “肉”、 ma^{21} “拔”等。《简志》中用清塞音和清塞擦音表示浊的,连同元音的松紧都用声调来区别。那么白语音节调的发生最初应与元音松紧和声母清浊有关。大理方言中 55 调又由于声母的送气和不送气分化为 55 和 35 两个调。汉语在上古时期产生音节调,最初可能有平、上、入 3 个调,南北朝时已有平上去入 4 个调。唐时一些方言中因声母清浊分化为 8 个调。今吴方言多数地方的音系仍是如此。白语中有许多中古汉语的借词,中古阳平字剑川话中都读作 21 调。诸方言包括碧江方言,历史上有过塞音和塞擦

① 罗常培、傅懋勳:《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中国语文》1954 年 3 月号。徐琳、赵衍荪《白语概况》,《中国语文》1964 年第 4 期。

② 戴庆厦等:《关于我国藏缅语族系属分类问题》,《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 年。

③ 孙宏开、江荻:《汉藏语言系属分类之争及其源流》,《当代语言学》1999 年第 2 期。

④ 郑张尚芳:《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9 年。

⑤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7 年,第 69 页。

⑥ 徐琳、赵衍荪:《白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 年,第 12 页。

⑦ 近晚的上声汉语词借入后读 33 调,清声母字(阴上字)如“火” xui^{33} 、“鼠” sv^{33} 、“手” sw^{33} 、“鼓” ku^{33} 也是这样。

音声母的清化。中古汉语阳平字音借入白语读 21 调,有的浊声母已经清化为同部位不送气声母音节。所以 21 调字声母中不分布送气清声母。

原始白语因元音松紧有两个原始调,后又因声母有清、浊不送气和浊送气分化为 6 个声调。古白语的 6 个调剑川方言中的读法如下:

松调	清声母	A1	55	紧调	清声母	B1	44
	浊声母	A2	33		浊声母	B2	42
	浊送气声母	A3	31		浊送气声母	B3	21

剑川方言的 35 调应来自 33 调或 31 调,如“不”剑川可读作 α^{31} 、 α^{35} 或 $\text{j}\alpha^{35}$,大理读作 mu^{33} 。彝语“不”喜德话 a^{21} ,弥勒话 A^{21} ,南涧话 ma^{21} 等。原始彝语和原始藏语应都是 *ma。

白语 γ - 的来历是值得注意的。中古汉语匣母字借入白语声母为 γ -。汉语匣母字中古音 * γ - 或 * h -。白语 γ - 中古以来没有多大变化。唐代《蛮书》说白蛮语“山谓之和”。“和”汉语中古音 * ho (或 * γuo)。“山”白语诸方言已采用汉借词,如剑川 $\text{s}\tilde{\text{v}}^{42}$ 碧江 $\text{ʂ}\tilde{\text{e}}\text{x}^{55}$ 。白语的地名中保存着中古的说法。剑川的 $\text{t}\tilde{\text{e}}\text{i}^{55}\gamma\text{o}^{21}\text{kui}^{55}$,直译即为“金山座”,又叫“墨斗山”(见《白汉词典》)。 kui^{55} 起后缀作用,可作量词。 γo^{21} 就是古白语等的“山”。其他如 $\text{k}\tilde{\text{o}}^{55}\gamma\text{o}^{21}$ “干禾”, $\text{u}\tilde{\text{e}}^{55}\gamma\text{o}^{21}$ “中和”等地名中的“禾”“和”都是“山”的音译。白语 γ - 声母的固有词与其他藏语 l- 或 r- 声母词有对应关系。试比较:

	山	赢	来	墙
白 语	γo^{21}	γo^{21}	$\gamma\text{u}\text{w}^{35}$	γo^{33}
彝 语	le^{33}	$\gamma\text{u}\text{w}^{33}$	la^{33}	$\text{lu}^{55}\text{di}^{33}$
独龙语	$\text{lu}\text{w}^{31}\text{k}\alpha^{55}$	$\text{k}\text{x}\alpha^{255}$	$\text{l}\tilde{\text{o}}^{255}$	pel^{55}

“山”藏文 ri, 普米语 ri^{53} ,彝语弥勒话 po^{33} 或 le^{33} ,彝语喜德话 bo^{33} 。“来”缅文 la^2 ,羌语 ly,彝语喜德话 la^{33} ,彝语南涧话 la^{55} ,那加语 kharā。“赢”拉祜语 γA^{53} ,彝语巍山话 $\gamma\alpha^{21}$,哈尼语 $\gamma\alpha^{31}$ 等有借用的嫌疑。独龙语的 $\text{k}\text{x}\tilde{\text{a}}^{255}$ 还可与珞巴语苏龙话 $\text{h}\text{x}\text{ar}^{53}$ 等比较。彝语武定话 du^{11} ,白语碧江方言 du^{44} 。“墙”独龙语 pel^{55} 与卢舍依语 ba-re 比较前者可能是 *p-l- 的紧缩形式。根据以上的对应关系可以假定白语中古的 γ - 应来自上古的 * -r- ,它的前面有 * g- 、* b- 、* k- 、* p- 等。* gr- (或 * br-)> hr- > γ -,读作 A3 或 B3 调。* kr- (或 * pr-)> r- > γ -,读作 A2 或 B2 调。在彝语的其他方言中往往读作 l- 声母。又如“下”(雨),白语 γo^{42} ,拉祜语 la^{31} ,彝语弥勒话 le^{33} ,格曼僜语 $\text{l}\tilde{\text{o}}\text{p}^{55}$,珞巴语苏龙话 pxu^{33} ,嘉戎语 $\text{k}\alpha\text{l}\tilde{\text{e}}\text{t}$,卢舍依语 $\text{pe-d}\tilde{\text{o}}\text{ŋ}$,那加语-kharo 等。

长短的“长”白语诸方言借用汉语,但剑川话指牛角的“长” lu^{44} 是藏语的。“长”景颇语 $\text{k}\tilde{\text{a}}^{31}\text{lu}^{31}$,博多语 galaw,缅文 hrān²,藏文 riŋ po。白语“退” lo^{31} (剑川)、 lu^{21} (碧江)可与彝语巍山话 la^{21} ,傈僳语 la^{31} ,珞巴语义都话 $\text{ka}^{31}\text{lio}^{53}$ 等比较。白语“圈” lo^{55} ,可与彝语南涧话“圆” $\text{u}^{21}\text{ly}^{21}$,哈尼语 lu^{33} ,基诺 $\text{a}^{33}\text{le}^{35}$,怒语 lo^{35} 等比较。指示代词“这”白语剑川方言 lu^{31} ,应是固有词,大理方言 tu^{31} <* $\text{d}\tilde{\text{h-}}$,可与缅语 di^{22} ,藏文 fdi 比较。白语 A1、B1 调的 l-<* hl- ,A2、B2 调的 l-<* l- ,A3、B3 调的 l-<* $\text{d}\tilde{\text{h-}}$ 。白语“绿” lv^{44} 是中古汉借词,不读作 42 调。表明借入时(西南官话进入云南之前)声调和 l- 音位的格局已定。“虎”白语 lo^{21} ,可与彝语墨江话“虎” lo^{21} 比较,都是紧元音。

白语中古和中古以前的汉语入声的借词读作紧元音,如同彝语等的紧元音是古塞音尾引起的,白语的紧元音亦应是古塞音尾引起的。假定白语塞音尾消失前归并为 -ʔ,根据以上的讨

论古白语“虎”的读音可拟为 * dhoʔ, 可与藏语巴塘话 tɔʔ⁵⁵ 和阿力克话 rtak 比较。

白语“汗”ŋa²¹ 可与藏文 rŋul(nag) 比较, “炒”白语 ŋo²¹ 可与藏文 rŋo, 那加语 khaŋui 比较。这两个词中白语的 ŋ < * ŋh, 原始白语应带某种辅音前缀。白语的“油”ŋv²¹ 和“云”ŋv²¹ 应是 < * m-。“油”独龙语 tu³¹ maɹ⁵³, “云”ɹu³¹ muɹ⁵⁵。“油”纳西语 ma²¹, 普米语九龙话 ma⁵⁵ na⁵⁵。白语“云”应是另一些藏缅语的“雾”, 如缅文 mru², 彝语南华话 mə³³ zi³³, 藏语阿力克话 rmuk。所以可以假定浊送气声母的白语固有词一些原本是有浊辅音前缀的, 浊辅音前缀是产生 A3 和 B3 调的条件之一。

(2) 语序和后缀

彝语族的语言如彝语、傈僳语、哈尼语等句子的语序通常是 SOV, 名词的修饰语在后。白语的语序不同于这些语言。白语有一些“例外”的语序, 应是古白语正常的语序。

与现代白语通常 SVO 语序不同的是白语中人称代词或人物称谓作为宾语时带 no³³ 或 ŋv⁵⁵, 可放在动词的前面, 也可放在主语的前面。^① 在否定句和疑问句里不加宾语助词, 宾语一般要放在谓语动词的前面。白语的一些固定用法, 词组、俗语的词序或后缀的用法是值得注意的。在词组中宾语放在动词或介词前面的如, “故意”tɕhi⁴⁴ ei⁵⁵ 词序是“气吸”, “受凉”ka²¹ tu⁴⁴ 语序是“冷得”, “怕见”kɛ⁴² kã⁵⁵ 词序是“见怕”, “爆米花”ɣo²¹ me³³ phu³¹ 的词序是“花米爆”, “东跑西颠”na²¹ so⁵⁵ pu⁴⁴ ua⁴² 词序是“南向北奔”。^②

白语修饰语在名词之后的如同汉语南方方言说法的格式, “公鸡”ke⁵⁵ po⁵⁵ (鸡公), “母鸡”ke⁵⁵ mo⁴⁴ 等等是一种。po⁵⁵ 用在人名之后兼表尊敬、亲昵, 又可指某人的祖父、父亲、丈夫, 如“老大爷”ku³³ po⁵⁵, “新郎官”ei⁵⁵ ku⁵⁵ ji⁵⁵ po⁵⁵, “她的丈夫”mu⁵⁵ po⁵⁵ 等。“草木灰”tɕhi⁵⁵ su⁵⁵ 的词序是“肥灰”, “草肥”tɕhi⁵⁵ tshu³³ 的词序是“肥草”。“大雨”vu³³ to⁴² 词序“雨大”。vu³³ to⁴² ɣo⁴² 即“下大雨”。

白语的量词可兼作名词的后缀, 如同汉语的“头”。“太阳”剑川方言 ji⁴⁴ phi³³, 大理方言 ne⁴⁴ phi³¹。前一个音节是词根, 借自汉语“日”。剑川的 phi³¹ (< * bh-) 还可缀加在“月亮”、“镰刀”、“锅”、“舌头”等名词之后, 指圆形或半圆形的东西。彝语中“太阳”彝语喜德话 ho³³ bu³³ (h- < * ŋ-, 如 hu³³ “鱼”), 哈尼语 ni⁵⁵ mo³³, 纳西语 ni³³ me⁴⁴ 等可以比较。白语的一个词还可以有两个这样的后缀。如“大口袋”no²¹ pa⁴² ne²¹, no²¹ “囊”, pa⁴² 和 ne²¹ 都是可兼作量词的后缀。“疯子”vu²¹ po⁵⁵ tu²¹, vu²¹ “疯”, po⁵⁵ 是表示尊敬的后缀, tu²¹ 作量词时义为“只”“个”, 作后缀含贬义。

汉语的“鸡公”“鸡婆”是古代某些名词修饰语在后的语言带入的底层词序, 而白语的此种构词方式是古代白语的正常词序。拿白语的“例外”的语序与傈僳语、彝语、土家语等彝语族比较, 可以看出它们是一致的。

(3) 白语的核心词

“地”剑川、大理 tɕi³¹, 碧江 tɕi⁴²。剑川、大理的 tɕ- 一般是 k-、g-、t-、d-、ts-、dz- 舌面化的结果。“地”普米语 diɛ¹³, 纳西语 dy²¹, “土”卢舍依语 kédɛŋ。

“血”剑川、大理、碧江 suɑ⁴⁴。试比较哈尼语“血”si³¹, 原始彝语 * swe²、拉祜语 * suh (布莱德

① 徐琳、赵衍荪:《白语简志》,第 77 页。

② 出处和用法见赵衍荪、徐琳《白汉词典》,恕不一一注明。

雷)。^①

“乳房”剑川、大理、碧江 $pa^{42} < *ba$ 。试比较纳西语丽江话“乳房” $a^{55}po^{31}$ ，彝语武定话 $a^{55}pa^2$

“肉”剑川 ke^{21} ，大理 ke^{21} ，碧江 $qa^{21} < *Gha$ 。纳木兹语“瘦肉” $ʃl^{31}gœ^{31}gœ^{53}$ ，波拉话 $ʃa^{35}kai^{55}$ 。

“脖子”剑川 $kv^{42}lv^{42}mi^{42}$ 。“脖子”彝语喜德话 $ku^{21}li^{33}$ ，彝语墨江方言 $le^{21}be^{21}$ ，哈尼语 $khə^{31}lo^{55}$ ，怒语 $go^{31}jo^{55}$ 等与白语有相近的说法。

“鸟”剑川 $vu^{55}tso^{44}$ ，大理、碧江 tso^{44} 。 tso^{44} 应借自汉语的“雀”(* $tsauk$)。剑川 $xu^{44}vu^{55}$ “乌鸦”， $pe^{42}təha^{44}vu^{55}$ “喜鹊”， vu^{55} 本应指“鸟”。如纳西语“鸟” $vu^{55}zi^{33}$ 。白语 $v- < *p- *b-$ ，如：

	白语	藏文	独龙语
鸟	vu^{55}	bja	bja^{55} (野鸡)
写	$vε^{42}$	$ʃbri$	bai^{53}
疯	vu^{21}	$smjo$	$mūk^{55②}$

“鱼”剑川 $ŋv^{55}$ ，很难说是汉借词。藏缅语中的许多语言这个词都有 $ŋ$ -声母。白语、藏语和彝语(喜德话)“鱼”“五”“汗”声、韵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白语	藏文	彝语(喜德)
鱼	$ŋv^{55}$	$ŋa$	hu^{33}
五	$ŋv^{33}$	$lŋa$	$ŋu^{33}$
汗	$ŋa^{21}$	$rŋul$	ku^{21}

“虱子”剑川 $ɕi^{44}$ ，碧江 $ʃi^{44}$ 。白语的“虱”“杀”“死”与藏缅语中另一些语言的说法仍有对应关系：

	白语	藏文	彝语(喜德)	哈尼语
虱	$ɕi^{44}$	$ɕig$	$ʃu^{33}$	se^{55}
杀	$ɕa^{44}$	$gsod$	si^{55}	se^{31}
死	$ɕi^{33}$	$ɕi$	$ʃl^{33}$	si^{55}

“根”剑川 mi^{44} ，碧江 me^{42} 。试比较缅文“根” $mras^4$ ，阿昌语 $mzuat^{55}$ 。

“叶”汉语上古音 * lap (余叶)，如景颇语“叶子” lap^{53} ，独龙语 lap^{55} ，格曼僛语 lap^{53} ，与汉语上古的读法一致。“叶子”，道孚语 $lba\ lə$ ，却域语 $ba^{13}la^{55}$ ，藏文 $lo\ ma$ 等等。白语“叶子” se^{44} 的声母 s -不应来自 * $l-$ ，应来自古前缀 $s-$ 。

“黄”剑川 $ŋv^{21}$ ，碧江 $ŋo^{21}$ 。缅文“黄” wa^2 ，波拉话 $ŋjuŋ^{55}$ ，道孚语 $ŋu^{55}ŋu^{33}$ ，普米语 $ŋe^{55}mə^{53}$ 。

“白”剑川 pe^{42} ，大理 $pe^{42} < *ba^4$ 。试比较纳西语“白” pha^{33} ，哈尼语 phv^{55} ，彝语南涧话 vi^{33} 。以下的比较表明白语的说法与其他藏缅语有同源关系。

	剑川	大理	羌	彝	哈尼
白	pe^{42}	pe^{42}	$bə^{33}$	vi^{33}	ba^{33}

① D. 布莱德雷：《彝语支源流》，乐赛月、陈康、鲁丁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年。

② 独龙语“野鸡”“疯”的说法为杨将领提供。

溢 phie⁴⁴ phie⁴⁴ phzj⁵⁵ pi²¹ bi³¹

“多”剑川 tɕi⁵⁵, 碧江 ti⁵⁵ < *ti。 “多”基诺语 to⁴⁴, 达让僜语 du³⁵, 羌语 dio²⁴¹, 藏文 du。

“好”剑川 tɕho⁵⁵ < *khioŋ。 试比较“好”缅文 kəŋ³, 仰光缅语 kaŋ⁵⁵, 纳西语 ka³³, 载瓦语 ke⁵¹。

“名字”剑川 mie⁵⁵, 大理 me³⁵ < *m-。 “名字”如怒苏语 mɛ̃³⁵, 彝语南涧话 mi³³。“阉”剑川 mie⁵⁵, 读与“名字”相同, 撒尼彝语中亦是如此, 另外还可以与彝语巍山话, 义都珞巴语比较:

	剑川	大理	彝语(撒)	彝语(巍)	义都珞巴语
名字	mie ⁵⁵	me ³⁵	mæ ⁴⁴	ʔmi ⁵¹	mu ⁵⁵
阉	mie ⁵⁵	mio ³⁵	mæ ⁴⁴	mu ⁵⁵	me ⁵⁵

“我”剑川 ŋo³¹, “我的”ŋu⁵⁵, “你”no³¹, “你的”nu⁵⁵。上古和中古的汉语用分析形态表所有格。“我”上古为歌部字, “尔”(你)为脂部字。藏缅语中两者的韵往往是相近或相同的:

	白语	独龙语	博嘎尔	义都	拉祜语	纳西语
我	ŋo ³¹	ŋa ⁵³	ŋo:	ŋa ³⁵	ŋa ³¹	ŋə ²¹
你	no ³¹	na ⁵³	no:	nə ³⁵	nə ³¹	nv ²¹

“他”剑川 mo³¹, 大理 po³¹; “那”剑川 mu³¹, 大理 pu³¹。可与其他藏缅语比较, 如:

	门巴语(错那)	克伦语	米佐语 ^①	缅文
他	pe ¹³	a ³¹ we ⁵⁵	wi	thu ²
那	mo ¹³	a ³¹ we ⁵⁵	wan	hto ²

上古汉语第三人称代词“其”用于领格, “之”用于宾格, “其”和“之”也可以指物。“之”为近指, “其”为特指。第三人称代词在汉语和藏缅语中的出现晚于第一第二人称代词。上古汉语中不用“某”作第三人称代词或远指的指示代词。^②《说文》:“某, 酸果也。”或为不定代词。《公羊传·宣六》:“使勇士某者。”[注]:“某者, 本有姓氏, 记记者失之。”

“一”剑川、大理 a³¹, 碧江 a⁴²。^③ 剑川、大理的 ji⁴⁴“一”是稍早时的汉借词, ji³⁵“一”是近晚借词。汉语“幺”如《说文》所释, “小也, 象子初生之形。”口语中以“幺”表“一”。如骰子一点称幺, 是后来才有的, 不能认为白语的 a³¹来自汉语的“幺”。“幺”上古宵部字, 读作 *ʔau, 即使说是借词, 语音上也很难讲得通。

“二”剑川 kō³³, 大理 kou³³, 碧江 kv³³。试比较景颇语 lā⁵⁵ khoŋ⁵¹, 加了前缀, 词根为 khoŋ。克伦语 khi⁵⁵, 坦库尔那加语 khani 等表明古藏缅语“二” *gənəs 的前缀 *gə- 可能保留下来, 如藏文 gn̥is, 在一些语言中成为单音节词的声母, 景颇语和白语中可能是这样。郑张先生认为“两”古声母为 *kl-, 白语“二” kō³³与之有关。此说有合理的一面。

以上挑选的白语核心词应与藏缅语有同源关系。白语中的汉借词有上古、中古和近晚的。对于白语中的古借词, 许多前辈学者作过研究。如赵衍荪、徐琳先生在《白语词典·附录》中说明的“头”“眼”“嘴”“肝”“皮”等词。近来郑张尚芳先生举出的相当于上古末期的有“禾”(稻

① 米佐语(Miju), 分布在印度阿鲁那查尔邦, 即僜语的一种方言。参见 Miju Dictionary, A. Boro, Printed at Saraighat Printers.

② 郑张尚芳《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中认为白语远指词 mu³¹为古汉语“某”。

③ 剑川大理的 31 调和碧江的 42 调有对应关系, 当与碧江方言中声调的合并有关。

ko²¹ < *ga), “谷”(粟)sv⁴⁴, “犬”khu³³, “褌”(裤)ku⁵⁵, “屐”(草鞋)ke⁴², “曲”(民歌)khv⁴⁴, “岁”(年)sua⁴⁴等等。上古末期和中古时期《切韵》中合口的,白语中往往带-u-,除上述的“褌”“犬”“岁”外,还有“月”ŋua⁴⁴、“雪”sui⁴⁴、“孙”su⁵⁵、“瓦”ŋue⁴²、“砖”tsui⁵⁵、“挂”kua⁴⁴、“横”ku²¹等等。白语称月亮为“明月”。汉代以前“明月”指下一个月,《左传·昭公七年》:“其明月,子产立……。”其他如以“头”、“子”原为构词成分的词,在汉语中的出现又稍晚。“头”tu²¹,当为中古汉语借词,上古汉语“脑袋”叫“首”。白语“头发”tu²¹ ma⁵⁵也应是晚起的词。汉语中“头”作为词尾,产生于六朝之时,宋元以后较为普遍。^①“骨”剑川叫做 kua⁴⁴ tu²¹“骨头”。剑川方言中“子”为词尾,用得更多。“子”为汉语的词尾,从文字上看为魏晋以后,中古时期北方方言中才普遍起来。反映晋代北方方言的闽方言和唐代北方方言面貌的客、吴、粤方言“砂子”只叫做“砂”,白语“砂子”为 so⁵⁵ tsi³³。又如“长”,是澄母字,端知的分化为唐时。^②“长”剑川方言读作 tsō²¹,从汉语借入时当读作 *dzoŋ²¹。后来的西南官话浊塞和浊塞擦音声母已清化,这个词借自明以前的南方方言,应在宋元之间。

白语的常用词,包括一些核心的词不断地被借来的汉语词所替代,白语的固有词反倒较少使用或在合成词中才能找到。“月亮”碧江方言叫 ŋu⁵⁵ ŋu⁵⁵,当为白语的固有词。“眼睛”和“水”已用汉借词,“眼泪”大理方言叫 mi⁴² ji⁴²“目水”,可与彝语巍山话的“眼泪”?mi³³ ɣu³³(目水)、彝语南华话的 me³³ zi³³、克伦语的 mi³³ thi⁵⁵等比较。“手”白语已用汉借词 su³³,碧江方言“拇指”叫 su³³ lo³¹ mo³³,其中的 lo³¹是固有词“手”。^③“手”缅文 lak,彝语南涧话 lo⁵⁵等可比较。“雨”剑川叫 v³³ cui³³借自汉语近代的双音节词“雨水”,碧江叫 dze³³,可与拉祜语“雨”mu⁵³ ze³¹,阿昌语 mau³¹ zo⁵⁵等比较。

白语在语音、语法和核心词的构成上与彝语比较接近。词汇上与汉语的相近是借用造成的。大量汉借词的借入应是唐之后,明清以来从西南官话借词。古藏缅语中曾出现两种方言,一种是原始藏羌—彝语,另一种是原始那加—景颇—博多语。前者标志词类的前缀音演变为前缀辅音,其功能往往为后缀音所替代。白语的后缀音节 *-po 应来自原始藏羌—彝语。如藏文“老人”rgan po,“主人”bdag po,“客人”mgron po 等中的-po。藏羌语支和彝语支语言分化后彝语中现出了前缀辅音和词根声母不能并存的支系,白语和彝、缅诸语都是这样的语言。白语中可与古藏语带 *r-前缀的词比较的同源词读作 A3 或 B3 调。此类情况为依据可假定原始白语是彝语的一种方言,共同经历了前缀辅音消失的历史演变。如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用前缀表示使动和自动的不同,彝语中除了使用分析手段以外对应的是用声母清浊或送气不送气来区分。

(4) 白语秦汉时分布在滇西北

剑川和大理方言的方位词已借用汉语的“东”“南”“西”“北”。碧江方言“东”ŋi⁴⁴ she⁴⁴ pho⁵⁵,意为“日出方”;“西”ŋi⁴⁴ lui²¹ pho⁵⁵,意为“日落方”;“南”qō⁵⁵ tu²¹“江头”,“北”qō⁵⁵ me³³“江尾”,与纳西语的方位表达方式相同。在组成的词上古今或有所不同,这一群体的方位概念说明他们原来居住在上游在北,下游在南的江河岸边。春秋战国时期滇西地区为“昆明人”,他们的经济生活和农业活动有密切关系。滇西北另有北方迁来的民族,使用石棺墓。滇西北的

① 王力:《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31页。

② 《王力文集》(第十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03页。

③ 本文白语材料中《白语简志》和《白语词典》未刊的为徐琳先生所提供。

澜沧江、怒江便是北南走向的大河。“昆明人”是较早从四川进入云南的古藏缅人,白族等是稍晚进入的滇西北的藏缅人。春秋时期西南地区不同民族的支系已较复杂。

战国时期云南地区的汉文化还是较微弱的。云南地区到了西汉末期和东汉时期大墓的习俗才渐中原化。上古末期和中古时期,大理(古称牁榆)是四川通往身毒(古印度)等地的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① 白族的兴盛与南诏国的建立有密切关系。白族行火葬。《蛮书》卷八:“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惟收两耳。南诏家则貯以金瓶,又重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其余家或铜瓶、铁瓶盛耳藏之也。”白族作为氐人的一支,其火葬习俗来自古氐羌人。较早时岷江上游地区的石棺墓中的二次葬者,有拾骨葬和火葬。^②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其已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者烧其尸。”白族这一藏缅支系到达云南可能是战国至汉代,其习俗不同于同一时期分布在洱海地区的昆明人和滇池地区的“滇人”。

主要参考书目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

赵衍荪、徐琳编著:《白汉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

徐琳、赵衍荪编著:《白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年。

Abstract

The genea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 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rphology and sound. Proto-Tibeto-Burman was a language with a morphological feature mainly using prefixes. The one syllable prefixes of Proto-Tibeto-Burman had gradually changed to consonant prefixes in Proto-Tibeto-Yi-Burman language and these consonant prefixes had disappeared in Yi-Burman Languages the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rphology and sound should be the bases of the genea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Tibeto-Burman languages. The tones of Bai language originated from the loose and tense vowels. The two tones broke up to six ow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voiceless, voiced and voiced aspirate initials. In different periods, many Chinese loanwords have come into Bai since the end of the ancient times period. Bai should be one of the Yi-Burman languages according to its sound and word order evolution.

(通信地: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① 江玉祥:《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 童正恩:《四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